

旱烟袋

罗碧野

黄山头，地处湘鄂交界的安乡县与公安县。离开老家黄山头20多年了，前不久我和几位同学一起走进了黄山山头脚下的老屋。屋主不在家，门却开着，难道晓得老房东要来？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的熟悉而又陌生，里屋爷爷曾经睡过的三弯床还是原样地摆着，我静静地凝视着，时光在眼前倒流，眼睛渐渐湿润起来，模糊中仿佛看到爷爷手里端着旱烟袋，慈祥地坐在床边喝（“吸”的意思，方言）烟，是眼睛湿润了模糊，还是爷爷的旱烟雾，我没能看得清楚。

从记事起，我就见爷爷对手中的旱烟袋爱不释手。即使在椅子上打盹，旱烟袋也拽在手上。旱烟袋的烟头、烟嘴是铜的，中间是一根一米左右的竹竿，岁月的摩擦，烟头、烟嘴金黄锃亮犹如纯金，竹竿已成栗色。家里的椅子、桌子、屋梁柱脚都留有爷爷敲旱烟袋烟灰的痕迹。走路时爷爷手里拿着旱烟袋，双手背后，身体稍微前斜，就像背着一杆“烟枪”。

在我们老家无论是夏天里乘凉，还是冬天围着火坑烤火，左邻右舍都喜欢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说有有笑，也算是乡村的一种文化生活吧。我母亲为人热情，时常有很多的人来家里聚，爷爷总是手端旱烟袋，边吸烟边绘声绘色给大家讲故事，什么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爷爷嗓门很大，生动的讲述，听得人时而鸦雀无声，时而哈哈大笑。中国的民间文化离不开鬼、神的故事，爷爷也讲过鬼的故事，说有一次，他和同村的几个人晚上去野湖里用篾鸡罩（圈小鸡用的，也能作捕鱼工具）罩鱼，朦胧的月光下，看见全身白衣、披头散发，看不清脸的鬼飘然而去……听得人毛骨悚然。我那胆小的姐姐，听着听着就紧靠着爷爷的身边了。爷爷年轻时出过远门，见过世面，徒步三四百公里到慈利、桑植县给初级社买耕牛。他说沿途的奇山峻岭，举头眺望，头上斗笠掉了，还望不到山顶。大家惊叹不已。爷爷说的就是今天张家界的风景区地貌。他还从大山里带回了我们湖区没有见过的柚子，在屋前栽了一棵柚子树，我们小时候便有甜中带酸的柚子品尝。爷爷旱烟袋的烟雾飘过，伴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深深地留在我儿时的记忆中。

爷爷当过最大的官是村里的大队长，他是农耕好手，整理农田的一套技术活，犁、耙、耩、滚样样在行，能负责生产队

的育秧，是全村“院士”级的人才。老家清澈见底的湖边，柳树底下用薄膜搭建的温室，几张谷板桶，十几口大缸，这就是育秧的地方。春天宁静的晚上，青蛙、蝈蝈各种小虫“百家争鸣”，爷爷手提马灯，用眼睛观察种谷浸泡到了什么程度，用粗厚的手感觉泡种谷水的温度，用舌尖感知种谷谷芽的糖度，现在看来是极土的原始社会的做法，可在当时，爷爷的育秧技术赢得了全村人的认可和尊重。夏季双抢，酷暑难当，60多岁的爷爷能挑一百七八十斤的桶谷（有谷、禾、水），稳健地走在田埂上，有人关心地喊，罗二爷，少挑点，多跑几路（趟）！实在是累了，爷爷就端着旱烟袋，坐在田埂上吸烟。

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家各户都忙起了自家的承包田，整理农田的技术难倒了好多农户，只要是村里乡亲上门求援，爷爷从不拒绝，帮了张家帮李家，不需要任何报酬。犁田蚂蚱（水蛭）吸在小腿上，晚上洗澡时才发现。村里的余爷爷无儿无女，孤身一人，逢年过节时，爷爷就叫我们给他送把粑、粽子、肉鱼之类的，从不对任何人说起。还有一件奇葩的事，当时村里卫生条件很差，村里大人、小孩被蚊叮虫咬，长疱长疮，都习惯去找罗二爷，把旱烟袋的烟屎（烟焦油）敷一点，一敷一个好。农闲或过年过节在家休息，爷爷就端着旱烟袋，坐在躺椅上，翘着木木腿（二郎腿），像神仙一样吞云吐雾地吸烟。

旱烟袋的烟雾也掩盖着爷爷内心的伤痛。新中国刚成立，邻村茶密发生一起反征粮暴动，有一位与我爷爷同名同姓的人被举报参加了暴动，我爷爷便被误抓了。后来，专案组调查证实我爷爷确属误抓，做了简单的思想安慰工作后送回了家。爷爷没有怨恨，正值新中国初建之际，他积极参加土改、互助组、初级社、合作社建设，受到县、乡政府的通报表扬，奖励了水车、耕牛等农用工具，爷爷还担任了大队长。

1996年农历九月初一，爷爷的旱烟袋没有点燃，永远再没有旱烟飘起。家人忘记把爷爷的旱烟袋入棺随葬了，事后整理爷爷遗物时，这根伴随爷爷50多年的旱烟袋怎么也没找到。村里的老人说，人终身的心爱之物是有灵性的。也许，旱烟袋是去找主人了。

爷爷是一位普通而又可敬的农民，他用那根旱烟袋烧掉了一生中的冤屈、忧伤、辛酸、绝望，留下的是纯朴、勤劳、善良、乐观。

先驱者的足迹

赵焱森

9月8日，纪念蔡协民同志参与领导湖南起义斗争90周年暨《红军先驱》发行座谈会长沙举行。作为《红军先驱》主编，我的心情是非常欣慰和激动的。

蔡协民，1901年出生，湖南华容人。他是中共华容县党的第一任书记，是湘北地区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参加了南昌起义，是湘南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积极促成了井冈山“朱毛会师”，也是开创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1934年他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7月在福建漳州被杀害，年仅33岁。

身为华容人，蔡协民这位革命先驱者的名字，我自懂事起就知道。然而真正深刻地认识他，却是在最近。起因是他的堂侄孙蔡先平同志邀我一道，为缅怀弘扬蔡协民同志的伟大革命精神，出版一部诗文集。我出于对这位革命先驱者的崇敬，欣然应诺协助完成这一光荣使命。

我们首先到华容县三封镇辅安垸瞻仰了蔡协民烈士的旧居，接着静心阅读了描写其战斗一生的传记文学《一代雄才》。之后，我们一溜驱车千里，到井冈山根据地等学习采访，一路上所见所闻，蔡协民烈士叱咤风云、慷慨无私的英雄事迹催人奋进，也催人泪下。他的足迹至今仍深深地印在不倦征战的战场上，也深深地印刻在革命老区人民的心上，是我们永远都要铭记的。

他的足迹刻印着与劳动人民肝胆相照的真情。蔡协民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就目睹民生苦难，与人民群众建立了

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感情。他年少曾两次改名，最后决定将自己的名字由蔡杰改为蔡协民，这是他人生的根本改变，决心做一个与百姓平起平坐、同心协力的人。他从小就胸怀大志，深刻同情劳动人民，敢于坚持正义，与地主豪绅作坚决斗争，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不少相关的故事。

他的足迹刻印着对党的绝对忠诚。蔡协民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思想建设、党对军队的领导、党的政治工作等方面，他都认定并遵循毛泽东同志所指引的正确方向。1928年初，湘南起义失败后，蔡协民同志力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经历了无数对与错、胜与败、生与死的考验，他都敢于坚持真理，坚持与毛泽东风雨同舟。

他的足迹印刻着人生坚定坐标和对革命毫不动摇的信仰。纵观蔡协民同志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最令人敬仰的是他对革命的坚定性。他从参加革命之日起，报国为民之心坚如磐石，从未动摇过。即使在遭受党内左倾路线无情打击时，仍然对党坚贞不渝，对革命毫不动摇。比如在厦门，党组织被左倾路线把持，他在工作生活完全无着落的情况下，带病在厦门山区与采石工人一道做工时，还组织工人开展维权和罢工斗争，并靠他的智慧取得了胜利。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被捕了。敌人知道他的重要身份后，对他采取种种手段，用尽酷刑拷打，又用高官厚禄收买，可他始终坚贞不屈，最终被残忍地杀害。

蔡协民烈士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他的足迹激励着我们，不忘历史，不改初心，奋勇前进。

汉诗新韵

麓山红叶（外二首）

梁尔源

当月亮熟透的时候
麓山就露出了红盖头
桃子湖的快门
成了那些往事的陷阱

接着湘江的灵魂
在秋风中舞动
用红叶点燃那壶老酒
从浸泡的腐叶中
翻看那片火烧云

站在一条江的鼻梁上
数着秋天的眼睛
镜头在睫毛中闪过
那些碑文中，晃动着
追逐的背影

满山的风铃摇响了
年华在朗诵月色
山道上那些深浅的脚印
行走的太极阴阳
牵出典籍中的倒影

老木匠

他挥斧削去的树皮
又在他的脸上长出来
尺寸量得精准，式样打得方正
活计都讲真材实料
一辈子樺是樺，卯是卯

他打的花床，让几代人都睡醒一轮春梦
他造的门窗，总含有桃红柳绿
他切出的棺木
却很难让人寿终正寝

每逢村里建新屋
都请他上大梁
爬上山墙瞄眼放线
上梁放正了，日子一久
下梁总有几根歪斜

他是鲁班化身
没人敢在他面前抡大斧
一根根大树在他手下夭折
但一片森林在他心中藏长
他用斧子没能削去贫穷，削去破败
却削去了年轻人的痴心妄想

他用墨斗弹出的村庄
因为老旧，而让人珍藏
他用凿子凿出的孔眼
因为方正，让人做事都有了规矩

菩萨

晚年的祖母总掩着那道木门
烧三炷香
摆几碟供果
闭目合掌，嘴中碎碎祷告
家人都知道祖母在和菩萨说话

那天，风儿抚事
咤当推一下
祖母没在意，咤当又推了一下
祖母仍心神不乱
咤当，推第三下的时候
祖母慢慢起身，挪动双腿
轻轻打开木门
见没人，沉默片刻
自言自语：“哦，原来是菩萨！”

双肩担道义 只手著文章

罗央其

泱泱华夏，五千年文明绵延不绝。在不同的时代，总有那么多的仁人义士，用肩担起了社会公正；用自己的笔，无情批判社会现实；用自己的行动，去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时代。

追溯回明朝，嘉靖年间，那是一个黑白不分、混乱动荡的黑暗年代。天子不上朝，奸臣把持朝政，朝廷哪有正直的声音，朝野万马齐喑。就在这时，杨继盛挺身而出，他身居高位，本可享荣华富贵，但他为了国家利益，毅然决定向黑暗的时代动手。可惜在奸臣严嵩为首的庞大腐朽势力面前，他的努力不过是杯水车薪，最终反因弹劾严嵩而被处死。然而，他所写的绝命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却流传下来，联中以“铁肩”凸显文人面对道义的不退让，“辣手”诉说文人讽喻时弊的勇气，为文人精神作了最好

的诠释，为后来徐阶、张居正等进行斗争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正是时代所需。

回望民国，同样也是一个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代，黑暗腐朽的北洋政府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削。有识之士纷纷以笔为矛，投向黑暗的社会，担起社会的道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将“辣”改成“妙”——“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赞誉友人妙手著文。李大钊怀着那颗忧国忧民的心，渴望用自己 and 友人同仁为灭亡边缘的中国开出一剂灵丹妙药，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

诚然，“铁肩”“辣手”“妙手”这样的有才识之士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都值得我们景仰。但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双肩也仅仅是“平肩”，大多数人也只是有着“庸手”的平凡之人。唯此，钱穆老先生改写了另一个版本——“双肩担道义，只手著文

采摘散发芳香的神秘果实

——梁尔源诗歌印象

卜寸丹

显然，梁尔源的诗歌是有品的。

正所谓“诗者，志之所存也”，诗歌之品绝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形式、情绪、语词、意象结构、想象空间等的把控，见思想，见骨性，见气韵，“期之以实，御之以终”，方为上品。

梁尔源的诗歌场域远离了风花雪月、低吟浅诵的小情绪、小见识，他直接切入现实，有着短兵相接的尖锐、淋漓与酣畅，他的诗行背后，常常让我看到一个理想主义者倒酒既尽的豪迈，仗剑行歌的勇敢、果决，有着“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怨”的忠毅。仿佛，他受到诗神的眷顾，他的激情是天然的，他闪电一般，于庸常的生活中随意攫取诗意，获得独特的洞见，这种随意又暗含着不经意的老到，并由此赋予一首诗以闪光、延展与重生。

梁尔源敏锐的洞察力与思考力成就了他诗歌的意蕴的丰富。就他的几首刻画人物的诗颇令人称道。《老木匠》里的老木匠是严谨方正的，他打花床，切棺木，上大梁，“尺寸量得精准，式样打得方正/活计都讲真材实料/一辈子樺是樺，卯是卯”，所以，“他用墨斗弹出的村庄/因为老旧，而让人珍藏/他用凿子凿出的孔眼/因为方正，让人做事都有了规矩”。诗人去除了粗砺的疼痛，只留下温暖，体恤。《大院理发师》里的理发师在“反光的镜中/折射出一个空间的气场”，那是他们的工作场所，魔幻、新奇，他们的手艺精湛，疲于“枯燥的客套”，身居租来的斗室，披星月而归，这是他们的生活现状，“不管米

‘头’有多大/价码上都是一个标准/无论囊中怎样羞涩/廉价的抚摸/也得每日从‘头’开始”。诗歌瞬时从微言大义的捆绑中挣脱开来，触动心灵，受到教益。

我最喜欢的，是《菩萨》。这是一首美到极致的小诗。美到极致就会生出心痛，生出忧伤。这首诗像一场微电影，借助蒙太奇般场景的转换，完成诗意的跳转，轻盈而不迟滞，简洁而不简单。这首诗应是诗人写祖母的。诗人攫取的是记忆当中的日常生活图景。先是概述晚年的祖母“闭目合掌，嘴中碎碎祷告/家人都知道祖母在和菩萨在说话”，说些什么话呢，我们可以想见，又不确定。接下来，可以看作是一组特写。“那天，风儿抚事/咤当推一下/祖母没在意，咤当又推了一下/祖母仍心神不乱”，写祖母的宁静，人生际遇后的波澜不惊，语词在摩擦行进中显露出有力量的宁静，有如旷野之风不着痕迹。再次摇动镜头，“咤当，推第三下的时候/祖母慢慢起身，挪动双腿/轻轻打开木门”，镜头推近，最后定格在“见没人，沉默片刻/自言自语：‘哦，原来是菩萨！’”“哦，原来是菩萨！”这一句恍如同期声，恍如记忆中的呢喃，祖母的虔诚，中华文化之大构中乡村人神相济共生的和谐与神秘，忆及祖母诸多细节而生发的伤感，却只一句，境界全出，有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妙。马拉美说，“诗必须暗示，写出来叫人一点一点地去猜想。要具有梦幻，具有神秘性。象征就是由这种神秘性来构成，以此来表现心灵的状态。”这也许可以更确切地表达我读这首短诗时所获得的愉悦、感动与启示。

诗人是精神的囚徒，他们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找到肯綮，他们触摸精神的无数侧面，从精神的行迹中洞悉生命的奥妙，他们试图一次次靠近诗，他们供给诗以结实的思想、捍卫一首诗得以诞生的所有荣耀。诗之品、格既是诗人祭献于心的诗句。飞升，可高于天；向下，亦可委落于尘。梁尔源以现实的刀锋映照镜像并构筑了其独有的语境，打开并挽留了平凡事物中所隐藏所流逝的那一部分。我完全相信，他未来的创作将越来越开阔，他终将采摘到那些在空气中散发着芳香的神秘果实。